

弘道錄卷之四十三

略三



弘道錄之四十二

路三

智

父子之智

唐書貞觀二十三年夏四月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但不

路三

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

汝於後

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

之耳遂

以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

不至家而去

錄曰唐太宗之不能庇其子若孫也宜哉

托孤之命未行托勳之言先入是所以教
其諂一蓋帝本挾數任術長於任人而不
閑於觀物故夫今日之心膺即他日之仇
讐今日之智計即他日之禍本自以為得
而不知勳也者既不難於事帝安在其不
背密乎其始也徒以一鬚之剪為社稷之
計不知鷹犬之量更思其餘物乎其終也
乃以去鞅之故智欲遺安劉之遠圖悖亦
甚矣斯大有關於唐之宗廟社稷不可以
不錄也

睿宗元年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辭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太宜立劉幽求曰

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饗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錄曰人皆曰廬陵王之復辟唐之天下一再造也而不知造於平王隆基之為太子

也夫震長子也若乃建成與承乾及陳王
忠皆庸劣無似所謂震索索視矍矍者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至於中宗昏愚尤甚始
則其心受辱而不顧俛首廢棄而不耻終
則生於憂患而不知制於妻孥而不恤所
路二
謂震逐泥未光者也以及於玄宗赫然奮
怒震驚羣枉之心發摠積陰之氣神堯故
物不失其舊所謂震驚百里不喪喪墮出
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者也觀於出
乃見

權臯者居相德輿父也以才名表署安祿山
從事陰示安有異志然畏其猜虐欲潛去又
慮禍及老母適祿山使獻俘京師回過福昌
尉仲暮字從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
詐稱疾亟召暮暮至假為哀哭手自殯襲既
逸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其母
初不知聞之慟哭祿山遂不疑許其母歸乃
微服匿跡候其母於淇門奉之晝夜南去及
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採訪使高適
表為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臯又變

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嘉之士君子如李華
柳識皆仰臯之德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
已德輿四歲能詩七歲以孝聞十五為文數
百篇名聲日大韓洄辟從事試秘書省後為
禮部尚書平章事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羽
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略三一無外飾醜
籍風流為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
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時人以為宗匠焉
錄曰愚觀權臯之陷虜窟可謂無策矣而
能卒保其身以奉其親蓋不寧完節全名

抑且慶鍾後裔韓洄王定常評臯可為宰
輔師保卒非空言父子貞文孝德羽儀朝
行豈非明哲之君子乎

符令竒子璘初為盧龍裨將會幽州亂奔昭
義田悅拒命竒密語璘曰吾聞世事多矣自
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日汝能
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璘泣曰
悅忍人也近禍可畏竒曰今王師四合吾屬
俎中醢兒不行吾死壘尸逆地云何璘與父
啗臂別時朝廷遣馬璪討悅璘降璪悅怒切

責罵以忘義背主且夕且死令竒曰吾教子
以順殺身庸何悔遂遇害燧署璘為軍副詔
拜特進封義陽郡王復表父寃加左散騎常
侍戶部尚書

錄曰此事與權臯等矧令竒真死臯尚假

耳而史不列卓行豈以其子不在相位耶
錄之

宋史曹璨曹瑋皆彬之子也璨沉毅多智彬
以為類已特鍾愛焉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
事瑋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傳

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誰可
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
知渭州時年十九及彬疾真宗臨視明以後
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
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

路三

四

後瑋有功與彬同配饗廟廷彬太祖瑋仁宗
知子莫如父云

錄曰彬之右瑋也豈預期其不附丁謂歟
是故寧為寇黨無為謂黨寇黨雖罪猶榮
以其無忝所生也謂黨雖貴猶戮以其有

覲面目也蓋不惟國之楨榦其邦之司直
已乎

瑋常覘趙元昊知其必叛謂樞密王巖曰在
陝西日聞趙德明常使人以馬博易怒其息
微欲殺之莫可諫止時元昊方十餘歲諫曰
我戎人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
已非得策又從而殺之邊人誰肯為我用者
德明從之瑋因私念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
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識之屢
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而

觀之真英物也他日必為邊患計其時正在
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醜時未以為然後始
嘆其明識

錄曰此不但璨之不如瑋醜亦未為得也
彬可謂始終不負所舉矣

路三

五

向敏中父瑀躬親教督不假顏色曰六吾門
者此兒也及長姿表瓌碩豈弟多智曉民政
善理繁劇居大任三十年人以重德目之為
人主所優禮故雖罹變故終不得謝嘗進右
僕射兼門下侍郎真宗謂學士李宗諤曰朕

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
中應大喜賀客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
也宗諤既至門闌寂然竟入賀曰今日聞降
麻士大夫莫不懽慰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
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勲望隆重眷倚殊越何
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勲
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其智略慎重
類如此子五人傳正傳式傳亮傳師傳範傳
亮子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後累贈敏中
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餘孫並顯

錄曰宋之后族或以仁或以智或以勇仁而不濫智而不傲勇而不亂是故彬之清介無伐是不濫也敏中豈弟多智是不傲也瓊有子十四人皆教以讀書是不亂也不知尚此而惟色之求幾何望其伉儷之

益嗣續之賢哉

呂夷簡與子公著俱拜司空平章事宋興以三公平章事者四人而呂氏居其二士艷其榮夷簡父蒙亨即蒙正弟也祥符間真宗封太山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

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由是知名公著自少即以治心養性為本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智識深敏遇事善決苟利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

路三

六

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司馬光亦曰每聞晦叔言便覺已語為煩其為人所重如此

錄曰愚觀呂許公不惟文穆知之王文正亦知之觀其一言之決雖筮龜不如正所謂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者也至止獻公雖曰人才不欺如權衡稱物然未能燭計見效猶所謂包承包羞者此人事關於天

道而興衰得失判然見矣

蘇洵名二子說曰輪輻蓋軫皆有職一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中仆馬

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也轍乎吾
知免矣又木假山記曰予家有三峯予每思
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孽而不傷拱
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
拆不傷不腐不破拆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
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
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
之愛之而又有感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
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
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

若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錄曰史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斯言豈其然哉觀老泉之所以逆料其子終身不差毫末而三峯之說比喻親切千古之下可想見一門之內父子之間智識非尋常可比豈草草知其子者同日語哉

歐陽脩幼喪父母韓國夫人鄭氏親誨讀書家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其書字謂之曰汝父

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
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
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
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限
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此語脩服之終身凡斷死罪非殺人者多所
平反平居教他子弟亦以此語之

錄曰歐陽氏之父非有所求也盡已之心
焉耳其母亦非有所為也明父之志焉耳
此其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冥冥之中所

謂陰德莫過於此故不必明其報應而但服之終身尤可為知者道也

劉安世母有賢名及安世除諫官尚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

路三

八

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不可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

之以為殿上虎

錄曰愚觀安世之事而嘆死生有命君子
不可以不安也以敦卞之威權而濟之以
凶虐人為之甘心者衆矣不惟嶺表不能
死人而指教數四或將到而先斃或數驛
而赦原後世聞之祇增一咲若有使之然
者向使毋預憂禍患則直道不顯直道不
顯母子之賢無由而彰此其蓄縮退汗固
不若明目張膽之得以無怍也

尹焞母陳氏焞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

乞一郡自效而上惟恐其去弗許也仁宗嘗
對左右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尔
英宗即位拜住為相乃言於上遣使求之集
以憂還中丞趙世安乘間為請曰伯生久居
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外任以便醫帝怒曰
才博識無施不宜故重聽其去有如此

路三

九

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集弘
錄曰愚觀女士讀書通大義則有之矣至
左傳歐蘇文今向學之徒尚猶難之矧女
子乎史傳文仲守衡汲夫婦從以未有子

為禱於南嶽故集生而文仲異之嗚呼生
子者本其氣也以汲之知人素本儒流而
揚之睿德無忝士行有匹配之賢而後有
嗣續之賢不待智者可以占知其成就矣
又奚待夢卜之或然歟

御製文集西平侯沐英誥曰功懋懋官帝王
之定制思親戀舊人事之常情曩者朕於擾
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尔沐英
因兵受厄八歲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幼
撫育如兒夜卧同相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

有子尔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尔名
使從尔姓祀尔祖宗今也不忘尔孩童之状
以吾無異於尔父特封為西平侯尔當思幸
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洪恩知報不窮究心
利濟亦為多福吉哉

錄曰愚觀西平侯與漢之劉肥等耳肥不
旋踵而亡沐至今猶存何也蓋不鑒於齊
無以知漢法之弊不觀於宗又何以見

明祖之善哉始焉提携撫育無以異於繼體
之愛終焉大公至正卒不隱其疇昔之情

且使得以自復其姓自禰其祖不惟遠於
稱王稱伯之僭而曉然功懋懋官之典真
帝王之大智天理之大公存之萬世而無
弊又安得不與天同其久與國同其休哉
則雖有謀臣辯士無須措一詞而

暨

十

天章綸渙不可以不錄也

陳沂畜德錄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
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

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夏原吉
即日往迎之

錄曰愚觀此詩賢於張良之計遠矣夫父
子天性之親與敵國謀臣之見不同敵國

互分彼此忝於物而有功父子本出因心
切於情而難遇漢祖狃於謀臣之見莫能
逃其範圍

明宗得乎天性之仁故能察夫幾諫千古之
下斯可以觀

乞一郡自效而上惟恐其去弗許也仁宗嘗
對左右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朱顯擢爾
英宗即位拜住為相乃言於上遣使求之集
以憂還中丞趙世安乘間為請曰伯生久居
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外任以便醫帝怒曰

路三

十一

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集弘
才博識無施不宜故重聽其去有如此

錄曰愚觀女士讀書通大義則有之矣至
左傳歐蘇文今向學之徒尚猶難之矧女
子乎史傳文仲守衡汲夫婦從以未有子

為禱於南嶽故集生而文仲異之嗚呼生子者本其氣也以汲之知人素本儒流而揚之睿德無忝士行有匹配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不待智者可以占知其成就矣又奚待夢卜之或然歟

御製文集西平侯沐英誥曰功懋懋官帝王之定制思親戀舊人事之嘗情曩者朕於擾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受厄八歲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幼撫育如兒夜卧同榻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

有子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
使從爾姓祀爾祖宗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
以吾無異於爾父特封為西平侯爾當思幸
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洪恩知報不窮究心
利濟永為多福吉哉

錄曰愚觀西平侯與漢之劉肥等耳肥不
旋踵而亡沐至今猶存何也蓋不鑒於齊
無以知漢法之弊不觀於宗又何以見
明祖之善哉始焉提携撫育無以異於繼體
之愛終焉大公至正卒不隱其疇昔之情

且使得以自復其姓自禰其祖不惟遠於
稱王稱伯之僭而曉然功懋懋官之典真
帝王之大智天理之大公存之萬世而無
弊又安得不與天同其久與國同其休哉
則雖有謀臣辯士無須措一詞而

路三

十二

天章給渙不可以不錄也

陳沂畜德錄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象彪圖
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

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夏原吉
即日往迎之

錄曰愚觀此詩賢於張良之計遠矣夫父
子天性之親與敵國謀臣之見不同敵國

互分彼此叅於物而有功父子本出因心
切於情而難遏漢祖狃於謀臣之見莫能
逃其範圍

明宗得乎天性之仁故能察夫幾諫千古之
下斯可以觀

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為有功亦不遽
徙就秩增異如此則有材者爭自奮勵緩急
得其死力時朝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
動既而三京收復金兵新破三閩增秩又蹙
額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拘攣簡拔俊傑

略三

十三

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
各分方面連城數十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
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
事庶幾伸縮由已機出於心朝廷不能用後
二十年河南果為金守沿邊諸郡權勢大削

兵事無肯任責者未幾洛師亦敗朝論始服
其先見云

錄曰愚觀二人當光寧危險之朝韓史用
事之日更歷黨禍閉門著述自少至老未
嘗去書嘗論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以
其富貴利惠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
獨守其身不苟希合士可不自重哉又曰
外之得以窒吾聽雜吾目擾吾天君者以
未得貞一而靜之理也苟得之道以聲色
而不能入投以寶貨而不能中扇以功名

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而干之哉由是
觀之豈不為一代明哲之士惜乎無及于
用也錄之

遼史義宗倍阿保機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
內摯神冊元年立為太子及太祖崩倍知皇
太后欲安德光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馬
曰大元帥功德高大中外攸屬宜主社稷於
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太宗既立以
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命王繼遠選建南京
碑倍復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

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乃自忖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大伯之名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明宗賜姓東丹名曰慕華改瑞州為懷化軍拜節度使

路三

十四

端慎等州觀察使移鎮滑州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陶安之使不絕

錄曰遼太子倍可謂能知自好矣惜乎慕泰伯之名而不求其志竊季子之跡而不得其意小山之詩幾於怨懟領鎮之意切

於近名東丹之姓忽於忘本被明宗者父
叛子逆安在其慕華而懷化乎亦不過行
乎夷狄而已

弘道錄卷之四十三



共收

